

山水先有大意，然後興到一揮，合之自然成章。予曰：唯唯否否。謂毫無布置，日日爲之，各不相顧，則此七八十萬言，將成何話說？謂固有規矩，按意命文，然爲文如擲骰趕盆，一時有一時之興致，卽一時有一時之手法，爲文且千餘日，謂仍不失初意，又欺人之談也。夫江中之泥沙，漸漸成島，未必不改原來之形勢，而其卒能成島則一也。又奚問焉？然此實非予所計及，予書旣成，凡予同世之人，得讀予書而悅之，無論識與不識，皆引予爲友，予已慰矣。卽予身死之後，予墓木已拱，予髑髏已泥，而予之書，或幸而不亡，乃更令後世之人，取予書讀而悅之，進而友此陳死人，則以百年以上之我，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，得而爲友，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？其他又奚尚焉？人生至暫，漸漸焉而壯，漸漸焉而老，漸漸焉而死而朽，不有以慰之，則良辰美景，明窗淨几，都負之於漸漸之中，不亦大可惜哉？悟此者，乃春明外史之友也。

之友也。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。彤雲覆樹，雪意滿天。書於老屋紙窗。尋
爐紅火之畔。張恨水序。

續序

春明外史今藏事矣，吾之初作是書也，未敢斷其必藏事也。今竟藏事，是在吾一生過程中所言行百千萬億之事，而又了却其一矣。使吾而爲吾自身作傳，所可大書特書者也。夫人生作事，大抵創其始易而享其終難，吾於此書創其始而亦覩其終，快何如之？而讀春明外史者，於其第一日在報端發表時讀之，於其第一集發印單行本時又讀之，於其複印第二集單行本時，更讀之。今於吾書卒業時，於其全部自第一字至最末一字，且全讀之，又得不以爲快乎？作者快，讀者亦快，吾願與愛讀春明外史者，同浮一大白者也。更或獲萬一之幸，吾書於覆瓿之餘，得留若干部存於百年之後，則後世之人，取書於故紙堆中，欣春明外史之底於成，而讀春明外史者之得觀其成，

則讀吾文至此，見吾與吾友之同浮一大白，當亦忍俊不禁，陪浮一大白矣。是可樂也。

雖然，吾因之有感焉。吾書之初發表也，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而其在報端完畢也，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，其間凡五十七越月矣。此五十七越月中，作者或曾欣欣然有若帝王加冕之慶焉，或曾戚戚然有若死囚待決之悲焉，亦有若釋家所謂無聲色嗅味觸法，木然無動，而不知身所在焉。若就此而爲文以紀之，則十百倍於春明外史之多可也。然而今何在者？皆已悠悠忽忽，僅留千萬分之一作爲回憶而已。不亦哀哉？吾如是，吾知讀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。不但如是而已，則在此五十七月中，愛讀春明外史者，生離者或當有人，死別者或當有人，即遠涉窮荒，逃此濁世，或幽居囚地，永不見天日者，或亦莫不有人。是皆吾之友也，吾竟不能以吾友愛讀

者，獻與得卒讀之，使其生平，多亦未了之緣，此又吾耿耿於心，愀然不樂者矣。

由前言之，可樂也。由後言之，乃不勝其戚矣。一下里巴人之小說成功，其情形且如此，況世事有百千萬億倍重於此者乎？信夫，天下之事有相對的而無絕對的也。

吾書至此，人或疑而問曰：然則子書之成也，樂與戚乃各半焉，果將何所取義乎？吾又欣然曰：與其戚也，寧悅焉。夫人生百年，實一彈指耳。以吾書逐日隨寫五六百言，費時至五十七月而書成，似其爲時甚永也，然吾於書成後之半歲，始爲此序，畧一回憶，則當年磨墨伸紙，把筆命題，直如昨日事耳。時光之易過如此，人生之歲月有涯，於此一彈指，棄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，聽其如電光火石，一瞬即滅，不亦大可惜耶？今吾在此若干年中，將本來勢

將盡去之腦之目之手，於其將去未去以成此書，造化雖善弄人，而吾亦稍稍獲得微跡，而終於少去須臾，是終可慶也。且讀吾書者，因而喜焉，因而悲焉，因而相與討論焉，亦將其將去未去之腦之口之目之手，以盡一時之適意，亦未始非好事也。不寧惟是，而最大之效用，且又可於若干時候忘却，日追逐之死焉。夫人生之於死，拒之有所不能，急而覓死，人情又有所不忍，坐以待死，亦適覺其無聊者也。然則人生真莫如死何矣。茲有一法焉，則盡心努力，謀一事之成，或一念之快，於是不知老之將至，直至死而後已，遂不必爲死拒，爲死不忍，爲死而無聊矣。識得此法，則垂釣海濱，與垂拱白宮，其意無不同。而吾之作小說，與讀者之讀小說，亦無不同也。客有悟此者乎？則請於把盞臨風，高枕燈下，一讀吾書，更不必遠涉山島，而求赤松子其人矣。

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瀋陽還北平，獨客孤征，斗室枯坐，見窗外綠野半

黃，饒有秋意。夕陽亂山，蕭疏如人，客意多暇，忽思及吾書，乃削鉛筆就日記
本爲此文。成時，過榆關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。張恨水序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一集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|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|
| 第二回 |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|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|
| 第三回 |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|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|
| 第四回 |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|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|
| 第五回 |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| 消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|
| 第六回 | 萍水約雙棲非鷄非鶩 |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|
| 第七回 | 寂靜禪關奇逢訝姪女 |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|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二集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八回 |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| 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 |
| 第九回 | 事出有因雙姝通謎語 |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|
| 第十回 |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|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|
| 第十一回 |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|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|
| 第十二回 |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贖 |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|
| 第十三回 | 設筵開場歌台真燦爛 | 典衣終曲舞袖太郎當 |
| 第十四回 |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| 晚妝悲薄倖泣粉成痕 |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三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五回 | 淪落相逢沾泥同情絮 |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 |
| 第十六回 | 慾壑空填花叢迷老更 | 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雄 |
| 第十七回 | 目送飛鴻落花原有主 |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|
| 第十八回 | 私語膩閑人情何綿密 |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|
| 第十九回 |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|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|
| 第二十回 |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|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槎 |
| 第二十一回 |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| 瓣香却病聊贈一枝梅 |

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

春來總是負啼鴂，披髮逃名一個然！除死已無銷恨術，此生可有送窮年？丈夫不顧嗟來食，養母何須造孽錢。

遮莫聞雞中夜起，前程終讓祖生鞭。

這首詩，是個羈旅下士所作，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，你看他滿腹牢騷，却立志甚佳，在作書的這部小說裏，他却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。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，姓楊名杏園。號却很多，什麼綠柳詞人啦，什麼滄海客啦，什麼寄厂啦，困廬啦，朝三暮四，日新月異，簡直沒有一個準號；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，都叫他一聲楊杏園。在我這部小

說開幕的時候，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。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，所以這五年來，他都住在院中會館裏。這院中會館房子很多，住的人也是常常擁擠不堪，只有他正屋東邊，剩下一個小院子，三間小屋，從來沒有人過問。原因這屋子裏，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，發瘋病死了，以後誰住這屋子，誰就倒霉。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，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，誰還搬來住。楊杏園到京的這年，恰好會館裏有人滿之患，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，空堆着木器傢伙，他就叫長班騰出來，打掃裱糊，搬了進去。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，說住不得的。楊杏園笑道：「我本來倒竈，不搬進去，不見得走運；搬進去，倒落得清閒自在，住一個獨院子了。」人家見他如此說，也就由他，其實這個小院子，倒實在幽雅。外邊進來，是個月亮門，月亮門裏頭的院子，倒有三四丈來見

方，隔牆老槐樹的樹枝，伸過牆來，把院子遮了大半邊。其餘半邊院子，栽一株梨樹，掩住半邊屋角，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，兩明一暗。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，一間作臥室，一間作書房，一間作爲好友來賓茗清談之所，很是舒服。一住五年，他不願和人同住，也沒有人搬進來。說到這裏，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氣。北地春遲，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。窗明几淨，空院無人，對着這一棒寒雲，十分清雅有趣。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，翻了幾頁，正看到那惆悵東欄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。忽聽見有人喊道：杏園在家嗎？楊杏園去了書本望外一看，却是他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，連忙招呼道：請進來坐，請進來坐。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，笑道：你倒興復不淺，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，應該出去逛逛才是。楊杏園道：何嘗不是呢！但是

我就想不出一個消遣的地方來，二來我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到好處，多多賞玩一會，我覺比逛那龍蛇混雜的游藝場，却好得多。何劍塵道：難道北京之大，就沒有你消遣之所嗎？這未免矯情太過了。這樣罷，我來作個小東，請你吃小館子，吃完了，我們去看中國電影戲兒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吃小館子我倒贊成，那家好呢？這却是個問題。於是彼此討論半天，後來是何劍塵硬行主張，要到九華樓去。楊杏園道：九華樓的揚州菜，倒有幾樣不含糊，就是地方窄小的不堪，老等沒有座位。何劍塵道：去早一點，總可以不至於等座位的。楊杏園道：吃館子要等座位，那也是個虐政，不過我常見一班吃學專家，越是窄小而又擁擠的地方，越是愛去，好像有什麼學問似的。於是開館子的人，他有展開局面的機會，他也不展開了。何劍塵笑道：你能看到此層，也就於吃學三

折肱了。說說笑笑，不覺已是七點鐘。二人便坐着車子向九華樓而來。楊杏園一進門，便覺油香酒氣，狂熱撲人。那雅座裏面，固然是烏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，就是雅座外面，櫃台旁邊，三三兩兩的包月車夫，有的拿着氈條，有的披着洋毯，排班也似的站着。楊杏園回頭對何劍塵道：「如何？我不說是無望嗎？」那櫃上掌櫃的，不待何劍塵回話，便道：「樓上有座位，二位請上樓罷。」何劍塵對楊杏園道：「且上樓看看。」二人上得樓來，見這三間單間，早放下了簾子，裏面杯盤爭響，人語喧嘩，鬧成一片。外面散座，四張桌子，也全坐滿了人，二人大失所望。正想下樓，一個夥計正從一個單間裏出來，見了何劍塵，滿面堆下笑來，道：「三爺，你好久不來了啊。」說時，順手搬兩張凳子過來，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來，就是一頓亂擦。口裏說道：「您二位請坐，這單間已經在算賬，說話就得說。」

到這裏，何劍塵正要問話，只聽見左邊屋子裏，一陣筷子敲盤子聲，噹噹的直響，意思是叫夥計，或者催菜。那右邊屋子裏又喊道：夥計！拿花捲來。這夥計接連答應了兩個喂字，轉身就走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夥計的職務，要是叫我幹一天，我必然肝腦塗地。虧他三百六十天，朝朝如是，居然樂此不疲。何劍塵道：什麼樂此不疲，也是爲吃飯二字所迫罷了，好像夜靜更深，人家都睡的甜蜜蜜，我們還是睜着兩隻大眼睛，在那電燈底下，什麼內閣問題，什麼國會風潮，把人家瞎賬，正研究得個不了。擴而充之，彼此境況，都是一樣啊。楊杏園道：言歸正傳，你看還是等一等座位呢，還是另走一家。何劍塵道：我是幾天想吃這裏的松鼠魚和燒鴨炒芽菜，還是等一會罷。楊杏園沒法，也只好坐下來等，不免用目光射到散座上去。只見西角席上，坐了兩個人，一個四十多歲的，穿



了一身的嘩嘩衣服，胖胖的臉兒，嘴唇上養一撮短鬍子，神氣很足。一個年紀輕些的，穿了一身西裝，帶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羅克斯眼鏡，頭上分髮，梳得光溜溜的一絲不亂，雪白的一張臉，一根鬍子也沒有。楊杏園正在打量他們，那個穿西裝的也回頭向這邊看來，他見了何劍塵，忽然站起來道：何劍翁好久不見了。何劍塵一看，原來是內務日報的主任凌松廬。便也站起來道：久違！久違！凌松廬道：你是兩位嗎？我還席上正有兩個位子，這面坐罷。何劍塵道：不必，不必，各便罷。凌松廬那裏肯，再三再四，硬要何楊二人坐下，何劍塵沒法，只得坐上這邊來。大家介紹之後，才知道那位小鬍子係樟腦局局長，他的職務係在福建地方專辦樟腦事宜，姓江，名大化，是把南洋華僑資格來作官的。這時添了杯筷，凌松廬點的菜，一碗一碗送上來。凌松廬對何劍塵道：我

